

黑鹤
动物小说
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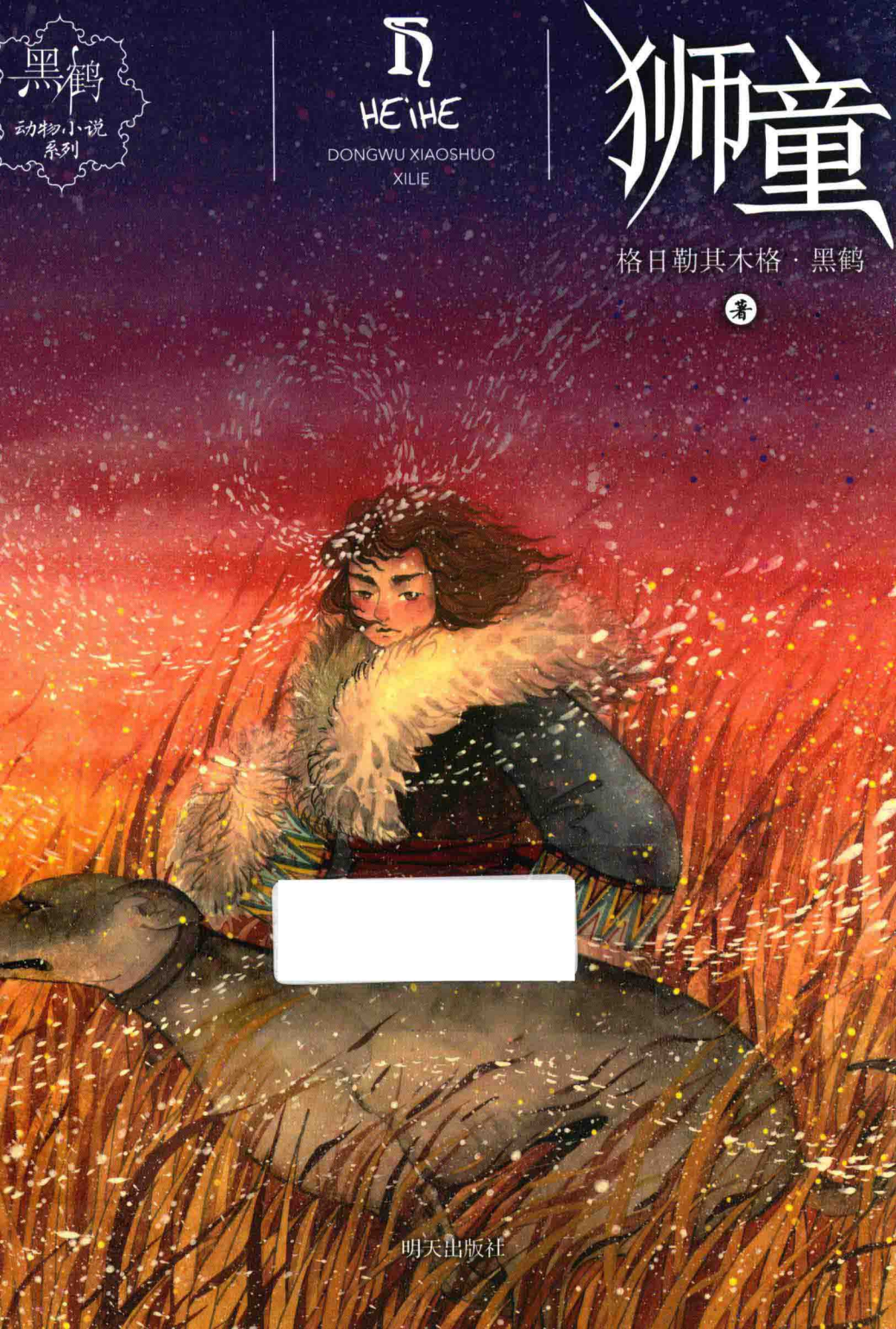
黑
HEI HE

DONGWU XIAOSHUO
XILIE

狮童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明天出版社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狮童

明天出版社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tall grass blades in shades of grey and green,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狮童/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6.4

(黑鹤动物小说系列)

ISBN 978-7-5332-8855-6

I. ①狮…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3339号

黑鹤动物小说系列 狮童

著者/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出版人/傅大伟

出版发行/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规格/155毫米×210毫米

32开 6.75印张 100千字 4插页

印数/1-30000

ISBN 978-7-5332-8855-6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31)82098710

目录



喝牛奶的
猪

/ 1



黑眼睛

/ 17



狮童

/ 41



母兔

/ 191

黑鹤
动物小说系列

的猪
喝牛奶



现在，路过一片城市里为了更好地遮盖住除了混凝土之外的其他地面而铺设的草坪，当时又恰好阳光灿烂，望着这一片在阳光下呈现出晶莹剔透的翠绿的人工绿地时，我会想起那头小猪。

就是那样一头小猪，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以一种尖脚小猪所特有的姿势，灵巧地在上午明亮的阳光下穿越空无一人的草地，独自回到镇子里。

现在，它粉嫩的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形象还真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现在想起来那真的是一头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小东西。有些人喜欢饲养一些与众不同的宠物，比如说香猪^①，以彰显自己卓尔不群的个性。确实，即使作为宠物，那头立着耳朵的干干净净的小白猪也可以成为这些宠物中的佼佼者。

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一头小猪居然也可以作为草地中一个恒久的形象，成为我关于草地众多回忆中的一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讲，奶牛也分为两种类型：撞奶牛和干奶牛。

所谓撞奶牛是指那种在挤奶之前必须由它的小牛先喝了奶之后，也就是说被小牛顶撞了乳房之后，才允许人挤出奶的奶牛，

^① 香猪：原产我国广西、贵州省接壤山区，中心产区在贵州省从江县，属微型猪种。身体矮小，背腰微凹，毛黑，亦有四肢下部、嘴端、尾尖为白色的。因其肉嫩味香，不膻不腥，故名香猪。因其体形纤小，性情温顺，近年来也被作为宠物广为饲养。



假如不让它的小牛先喝奶，那么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挤出一滴奶的。

干奶牛则是那种不需要小牛的情感刺激，随随便便就可以挤出奶的奶牛。

我在草地小镇上借住的巴图家的奶牛就属于撞奶牛。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牛流眼泪。

那天早上，巴图家一头刚刚降生不久的小牛不知什么原因死在牛栏里。我出去的时候看到那头黑白花的母牛被拴在院墙边的一根柱子上，蚕豆大的泪水顺着毛茸茸的脸颊，一滴滴结实有力地砸在地上。不过它只是默默地流泪，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在那以前，我只是听一些人说起过动物也流眼泪，但我一直以为那不过是人们试图使自己饲养的动物更具有感情色彩而杜撰的故事而已。看到眼前这头悲恸欲绝的母牛，我才真的相信，牛这种动物真的也像人一样感情丰富，也能够通过流泪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悲伤。

住进巴图家这几天，我喝的奶茶都是由这头母牛提供的牛奶熬制而成的。这牛奶绝对是良种奶牛吃了草地丰美的碱草后产出的优质牛奶，奶汁流溢着浓醇的清香，白得发蓝。这种新鲜得令人感到鼻子发痒的牛奶，绝对是超市里那种装在锡纸盒里加了增香剂的牛奶所无法比拟的。

从小牛死去的那天清晨开始，这头母牛不再产一滴奶。

勤劳的主妇想尽办法，但仍然一无所获。

有一天我甚至有幸欣赏到了在巴图拉得如泣如诉的马头琴声伴奏下，女主人献上的一曲动情的蒙古民谣，那是古老的劝奶歌，草地牧民常常用这种方式来使不让幼崽喝奶的母羊或母牛恢复母性。但母牛对此无动于衷，它的乳房似乎干涸了。

巴图告诉我，如果继续下去，这奶牛会得病的。

他倒并不是在乎那点儿牛奶，他家的牛圈里还有两头刚刚产犊不久的母牛，所以不存在牛奶短缺的问题。

度过最初的悲痛期之后，母牛像斗牛场上被刺激得几近疯狂的公牛，开始无故地撞击周围一切进入它眼帘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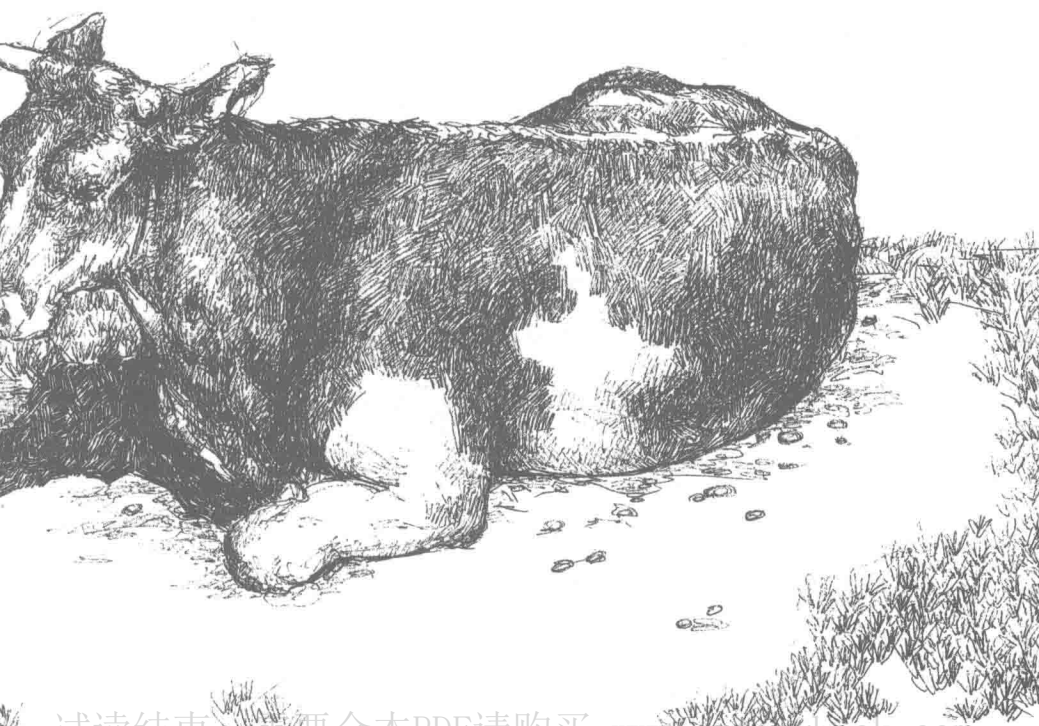
于是它被牵出牛圈，单独拴在院子一角。这头孤独的牛像一尊雕像一样，静静地站立着，长久地注视着镇子外面的草地。它似乎已经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而且任何走近它身边的人或动物似乎都无法在它的视网膜上形成影像，甚至在傍晚成群的嗜血牛虻向它发起进攻时，它也懒得摆动一下自己的尾巴来驱散它们。

那两天黄昏我从乌尔逊河^①边回来，进了镇子之后总是能远远地看到这头母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在草地黄昏美得惊人的

① 乌尔逊河：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源出贝尔湖，北流汇入呼伦湖。







霞光中，像一块没有生命的铜。

我想，这头牛真的快成雕像了。

在小牛死去的第四天早上，我吃完早饭以后准备去河边时，看到母牛正和另外两头母牛，以及那两头母牛的小牛犊一起慢慢悠悠地走出镇子，往草地去了。

我问正在给摩托车加油准备去盟里的巴图，那头母牛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了。他擦着油光光的手对我说：“正常了，早上刚刚挤出了奶。”

我离开时听到他在我身后自言自语道：“也怪呀，这撞奶牛死了小牛是不应该出奶的。”

我可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乌尔逊河边的那只白鼬^①。

我想，再埋伏几天应该就可以拍到它的一张照片了。我后悔自己为减轻装备的重量，仅仅携带了一只70毫米~300毫米的镜头，如果带上一只400毫米的镜头，再加上增距镜，一切就简单得多了。

这只白鼬实在过于警觉了，我根本就无法靠得太近。

当它在岸边的草丛里一掠而过时，我只能看到一个稍纵即逝的灰白色的影子。

① 白鼬：隶属于食肉目鼬科。体长25厘米~35厘米，尾长6厘米~10厘米。夏季背部为灰棕色，腹部为白色。冬季全身体毛为白色，尾尖黑色。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地区，以及欧洲、美洲等地。

一天的时间没有白费，下午，我终于捕捉到了这只白鼬的侧面影像。当时它缩头缩脑地从一丛茂盛的芨芨草根部探出头来。通过几天来连续不断的埋伏观察，我已经掌握了它的活动规律。它的洞穴就在岸边一段枯树下，在每天黄昏，太阳将落的时候，它都会出来遛遛。

它觉察到什么，眨眼间消失在草丛里的时候，我已经按下了快门。

现在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半，以后要做的不过就是拍摄更多它在自然状态下的照片而已。我相信它不会因为这咔嚓一声就立刻搬家远走高飞的，如果那样，我就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来再次寻找它的新住址，然后再埋伏下来一点点地取得它的信任了。

也许是因为拍到了白鼬的照片，我有点儿兴奋，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在灯下写完了日记，决定到院子里随便去散散步，也好使晚饭时吞下的大量羊肉充分地消化。

天已经黑透了。

我拎着手电走进了院子，月光明亮，院子被月亮照得清清爽爽，看来我拿着手电是毫无必要了。

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了。

此时，在晴朗的夜空中，群星竟然汇成璀璨的星河。

我在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星阵中仅认识几个星座，这时突然



听到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有点儿像是归巢的燕子心满意足的啼鸣，不过更像一只没有关严的水龙头发出的呜咽声。

声音是从黑洞洞的牛圈一角传出来的。

恰在此时，在草地的地平线上划过一道绚丽夺目的蓝色火焰。

我有点儿紧张，但还是告诉自己那不过是草地很常见的自然现象——磷火而已。我打开手电向牛圈的那个角落望过去。

在电筒里射出的一道橘黄色的光柱里，我看到了也许令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一幕。

那头失去牛犊的母牛正卧在牛圈里反刍，而巴图家那头从不引人注意的小白猪，双膝跪在地上，一本正经地吮吸着母牛的奶头。无论是母牛还是小猪，都对我的到来无动于衷，毫不理睬，似乎我的存在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只有母牛似乎感到强烈的光线不太舒服，眨着眼睛侧了侧头。

我关掉了手电，让自己兴奋的心情平静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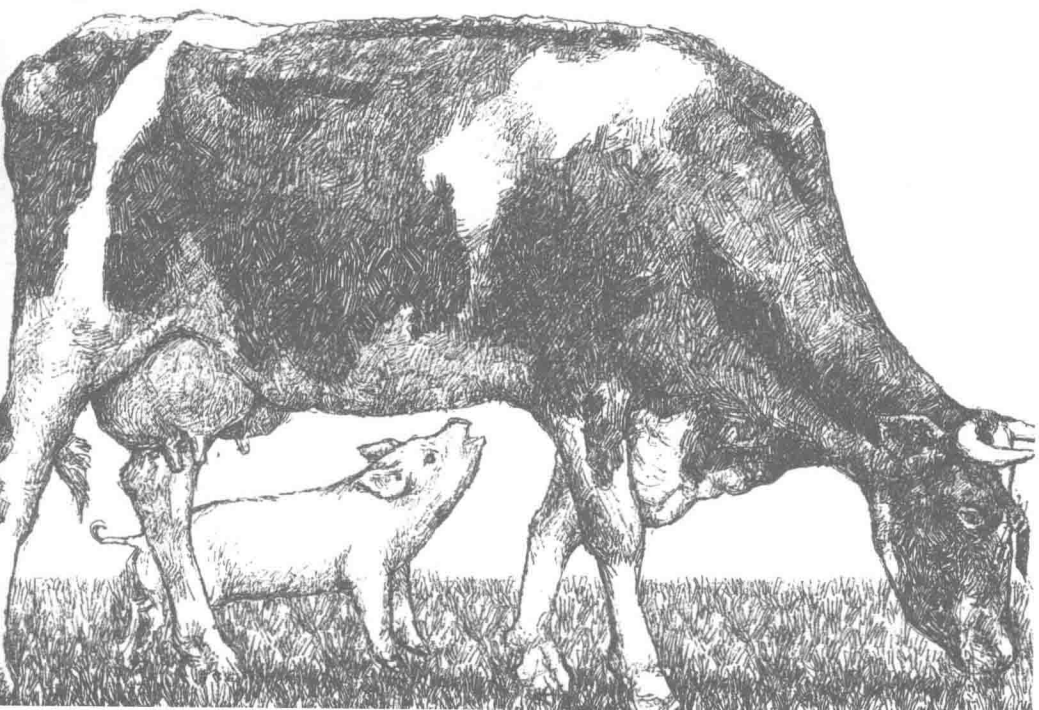
怎么可能？一头牛给小猪喂奶。

我再次打开电筒，那头小猪仍旧在铿锵有力地吸吮着母牛的奶头，并且像小牛犊一样顶撞着母牛的乳房。这头在手电的光晕里显得毛茸茸的小猪对身后的我不管不顾，它似乎重新找回了久违的童年时光。

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母牛因为失去了小牛而悲痛万分，也许是一个很偶然的意外，我估计是母牛伏下休息时，这头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猪凑上前来叼住了它的奶头，使得母牛失去幼崽的心灵得到了慰藉，于是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发生了。这就像刚刚失去幼狼的母狼会把爱转移到需要哺乳的幼小的人类孩子的身上，所以才出现那种颇富传奇色彩的狼孩。

这头自从我住到巴图家以来从来没有进入我视线里的小猪，就这样一跃成为令人瞩目的异兽。

第二天早上，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巴图夫妇，刚开始他们还持怀疑态度，而且那头小猪似乎也并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一



番表演，于是连我自己也感到早晨刚刚醒来就语无伦次地对巴图所说的一切确实不是那么真实。

不过这头小猪终于还是没有令我失望。当五头牛出发去草地里吃草的时候，那头小猪竟然一本正经地加入了牛群，紧紧地跟在母牛的身边，就这样和牛群一起去草地里出牧了。

我们目瞪口呆地望着这头小猪跟在慢悠悠的牛群后面翻过了镇子边上的小丘，消失在草地深处，谁也没有想到去阻止它。

实在是不可思议，一切变得如此荒诞，我想当小猪回来的时候头上也许会长出两只油光锃亮的牛角来，毕竟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一头猪可以出现在绿草如茵的大草原上，这确实是人类的正常思维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那天我准备出发时才发现山地车的前胎瘪了，一根风干羊骨的碎片扎在了车胎上。

修好车子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草地夏日的阳光已经开始显示它令人难以忍受的热度。我万分懊恼，不得不顶着烈日骑车去河边了，大约要骑十公里，恐怕身上所有裸露的地方都要被晒脱皮了。

就在我站起身擦汗时，我受到那一天中的第二次视觉震撼。

青翠的草地上，袅袅升起的热浪使远处的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飘忽不定，不是那么真切。于是，第一眼我以为是自己看花

了眼。

一头粉红色的小猪影影绰绰地走过来了。

你可以想象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走着一头狼，或者一匹马，再降低一点儿标准，一头牛，可是一头猪……而且还是一头粉红色的小猪，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

不过这头小猪却并没有感到它的出现有什么不妥，它像是在参加某个阅兵式一样，紧凑地迈着细碎步子向镇子里走来。我就这么望着它的形象一点点地越来越清晰，直到它出现在镇子中央的油漆路上。

看到这一颇为壮观景象的不仅仅我一人，两个坐在路边一棵杨树下等长途汽车的人也和我一样，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头小猪从草地目不斜视地走出来，又旁若无人地从他们身边经过。我想在他们的印象里，这绝对不是一头正常概念里的猪应该表现出来的一切。猪就应该是整天卧在墙根下心满意足地哼哼的那种动物。那么，眼前所见到的一切，应该比看到一只羊和一头狼勾肩搭背地一起走过来更有震撼力。

两个等车等得无聊的人也确实为这样一件事感到兴奋，其中的一个为了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跟在小猪的后面一阵小跑，恫吓似的试着大叫了两声。

小猪毕竟是小猪，一改刚才的从容不迫，一路嚎叫着逃回到